

## “三言二拍”中的元宵节管窥

张红波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元宵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游玩与观灯是其主要节目,而这些节目对于小说情节的展开意义重大。“三言二拍”作为市民性特征很强的短篇小说集,典型地体现了元宵节背景下的皇家气象和市井景象,小说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表现元宵节的:第一,男女幽会的爱情主题;第二,以乐景衬哀情,流露时世之思;第三,狂欢下的混乱。在这些主题之外,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元宵文化。

**关键词:**元宵节;“三言二拍”;爱情;犯罪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10)06-0080-05

很多情况下叙事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所要传递的意思需要借助特定时间及其所赋予的特殊意蕴才能更好的表达。中国传统的节日很多,诸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节等,这些节日在时代变迁中被赋予了特定的涵义。文学家利用民族文化传统积淀所透射出来的意蕴,完全可以服务于作品情节的推进,情绪的渲染,感情的抒发等目的。事实上,很多文学作品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时间因素,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这些特定日子的丰富内涵。

冯梦龙无疑是很好地利用时间的优秀小说家,《喻世明言》中的《杨思温燕山遇故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在记载“郑意娘”本事的《夷坚丁志》、《鬼董》、《花草粹编》或《词林纪事》中,都未明确提到此事发生的时间,而冯梦龙在编撰作品的时候,把时间整体挪移到元宵佳节,以乐景衬哀情,在看似极为不协调的乐景哀情的对比中,完成了整个主题的塑造。而这种例子在“三言二拍”中并不在少数。元宵节日的利用就是其中典型的时间场景之一。

“三言二拍”中提到元宵节的主要几篇作品,描写到的元宵节涉及唐、宋两代,加上冯梦龙、凌濛初对素材来源的改造,实际上是贯穿唐宋以至明代的。作品提到了唐代玄宗朝、北宋神宗朝和徽宗朝,其中以徽宗朝最为典型和具体。南宋没有具体落在某个皇帝的头上,但却赋予了一个特定的地域:杭州。展示元宵的具体方式是

宋词,分别出现了[瑞鹤仙](出现两次)、[望海潮]、[如梦令](4首)、[传言玉女]、[夹钟宫·小重山]、[倾杯乐]、[女冠子]等词牌名。也出现了少数几首诗。这些诗词可以说把都市中的元宵景象描绘得形象逼真,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穿越了历史时空与当时的市井百姓们一起分享当时的视觉盛宴,体味了狂欢与放纵。也通过小说家的笔触洞悉了繁华背后的混乱与污秽。

### 一、狂欢与放纵

农历正月十五日,是我国汉族的传统节日元宵节。正月为元月,古人称夜为“宵”,而十五日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按中国民间的传统,在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节日夜晚,天上明月高悬,地上彩灯万盏,人们观灯、猜灯谜、吃元宵合家团聚、其乐融融。各地关于元宵节由来的说法很多,有三种说法流传较广。一说,元宵节是汉文帝为纪念“平吕”而设,因为平息吕氏之乱是正月十五;二说,元宵节是人们对庆祝一年中的第一次月圆之夜而设,又称“上元节”;三说,元宵节起源于“火把节”,汉代民众在乡间田野持火把驱赶虫兽,希望减轻虫害,祈祷获得好收成。也有记载说元宵节起源于宗教。但无论起源于何说,元宵节都已经成为了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

历代都有描写元宵盛况的文学作品传颂。“三言二

收稿日期:2010-09-12

作者简介:张红波(1982-),男,汉族,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拍”中的元宵节主要涉及到了以下三个方面：

#### 第一，狂欢的喜庆氛围。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元宵”条介绍了宋代元宵节“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的龙灯盛况，还有“奇术异能、歌舞百戏”的演出。而这些记述在上述几则作品中也能见到，《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中就详细记述了宋徽宗与民共赏玩花灯之事：

每年上元：正月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凝祥池，每常驾出，有红纱贴金烛笼二百对；元夕加以琉璃玉柱掌扇，快行客各执红纱珠珞灯笼。至晚还内，驾入灯山。御辇旋转一遭，倒行观灯山，谓之“鹑鸽旋”，又谓“踏五花儿”，则辇官有赏赐矣。驾登宣德楼，游人奔赴露台下。十五日，驾幸上清宫，至晚还内。上元后一日，进早膳讫，车驾登门卷帘，御座临轩，宣百姓，先到门下者，得瞻天表。小帽红袍独坐，左右侍近，帘外金扇执事之人。须臾下帘，则乐作，纵万姓游赏。华灯宝烛，月色光辉，霏霏融融，照耀远迩。至三鼓，楼上以小红纱灯缘索而至半，都人皆知车驾还内。

事实上，皇帝进内府后，老百姓还是尽情享乐。流连徘徊，招呼三五好友，赏月拉唱。《二刻》中就借用唐代苏道味“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的诗句反映了宋代元宵夜的不眠盛况。而在《闲云庵阮三冤债》中也写到阮三在灯夜时歌笑赏灯后，说道“恁般良夜，何忍便睡？”

元宵节的内容及方式多种多样，但有几种则成为了固定的组成部分。譬如花灯、士女的游玩，放焰火……这些构成了元宵夜万人狂欢的鲜活画面。元宵是春节过后第一个重要的节日。春节的喜庆氛围此时尚没有完全消散，再加上农耕社会的特点，都决定了它适合游玩享乐的特性，甚至是赋予了狂欢的特征。男女老少尽情游玩，走亲访友，玩赏花灯。康伯可的《瑞鹤仙》就很好地描绘了市民狂欢的景象：

瑞烟浮禁苑，正绛阙春回，新正方半，冰轮桂华满。溢花衢歌市，芙蓉开遍。龙楼两观，见银烛、星球有烂。卷珠帘，尽日笙歌，盛集宝钗金钏。堪羡。绮罗丛里，兰麝香中，正宜游玩。风柔夜暖，花影乱，笑声喧。闹蛾儿满路，成团打块，簇着冠儿斗转。喜皇都、旧日风光，太平再见。——《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五。（按：见银烛、星球有烂，《喻世明言》作“见银烛星毯灿烂”）

宋代每逢元宵节，京城中诸营、班、院，用长竹竿挂圆灯笼于半空中，远近高低，有似飞星，故称为星毯。星毯灿烂，可看出此种灯笼之多。既照亮了京城的夜空，也照亮了游人的心情。何况正是风和夜暖之时，最适合游玩。故而，笑声喧闹，作为妇女头上装饰品的闹蛾儿满路，既可理解为妇女的代称，以说明妇女数量之多，亦可暗指元宵夜妇女疯狂游乐的情状，以至于饰品掉地亦多所不顾。

《喻世明言》是“满地”，但这都同样说明了平时贤淑温顺的女子辈“人生得意须尽欢”之境界。其实，“卷珠帘，尽日笙歌，盛集宝钗金钏”，更加形象地描绘出了她们“乐不思家”的情形。“簇着冠儿斗转”，甚至能让人浮想出众多男子在擦挤窜动的画面，因为唯独这个时候，他们才能肆无忌惮地亲近香泽而不被责罚。

其实，不仅仅是繁华富丽的京城才有如此狂欢景象，即便偏远如西凉府者，也同样如此，“灯影连亘数十里，车马骈阗，士女纷杂，果然与京师无异。”而在北方的燕山，同样丝毫不见逊色，“虽居北地，也重元宵。未闻鼓乐喧天，只听胡茄聒耳。家家点起，应无陆地金莲；处处安排，那得玉梅雪柳？小番鬓边挑大葱，岐婆头上带生葱。汉儿谁负一张琴，女儿尽敲三棒鼓。”从民俗的角度考虑，我们应该要非常重视此则材料，元宵的狂欢是不需要理由的。没有精致的乐器，胡茄这种较为粗犷的乐器也能释放心中的快乐。没有华丽的装饰品，鬓边挑着大葱叶不妨她们欢乐的脚步。钟敬文曾经如此解释狂欢，“从历史上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狂欢活动。它们通过社会成员的群体聚会和传统的表演场面体现出来，洋溢着心灵的欢乐和生命的情绪。”<sup>[1]</sup>小说中展示的元宵节狂欢景象，超越了地区、贫富界限、性别差异，全民参与，全民共享。

#### 第二，狂欢背后的放纵——男女邂逅定情。

古代女子“三步不出闺门”，一年之中也只有元宵夜才能出门尽情游玩娱乐。正是因为稀少，所以才显得时机之难得。她们兴高采烈，浓妆艳抹，呼妹唤姐，尽情嬉闹宴乐。其实，少男少女们都是不会轻易浪费这么美好的时光的。欧阳修的《生查子》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月在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怀春的少年们约上情人相会甚至私奔之事也不少见。《隋史遗文》第二十二回对元宵夜妇女的心态有非常逼真且俏皮的描写：

凭你极老成极贞节的妇女，不由他心神荡漾，一双脚头只管向外生了。遇一班好事的亲邻，彼此相邀，有衣服首饰的，打扮了出来卖俏；没有的东央西借，要出来步桥走月。张家妹子搭了李店姨娘，赵氏亲娘约了钱铺妈妈，嘻嘻哈哈，如痴如醉，郁捺不住。

而男子同样如此不会错过如此好的时节，

长安中王孙公子，游侠少年，铺眉苦眼，轻嘴薄舌的，都在灯市里穿来插去，寻香哄气，追踪觅影，调情绰趣，忙忙急急，眼皮上做工夫。

虽然俏皮，但却是非常真实地写出了那个时代元宵节为男女情事的产生所营造的整体氛围。“太平时节元宵夜，千里灯毯映月轮。多少王孙并士女，绮罗丛里尽怀春。”不但是原来已经彼此有情的男女会利用这个夜晚幽会，即便是偶然邂逅的男女，只要相互之间产生好感，也

能临时生发出无限的故事。本篇主人公张舜美与刘素香就属于这样的角色。作者甚至用“调光经”来表述了这种情形,即便是萍水相逢,女子也通常不能逃脱这些调光子弟的撩弄。刘素香在张舜美的引诱下,“禁持不住,眼也花了,心也乱了,腿也苏了,脚也麻了。痴呆了半晌,四目相睽,面面相觑。”男女在元宵夜幽会定情的情形在古代并不是少数。《张舜美灯宵得丽女》的入话就是一个传颂久远的故事。《醉翁谈录》王集卷之一“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岁时广记》卷十二“约宠姬”,《玉芝堂谈薈》卷六,《茶香室三钞》卷二十三“鸳鸯灯传”等都是这个故事的复制或翻版。足见人们对津津乐道的程度。此外,宋话本《绿窗新话》载有《郭华买脂慕粉郎》,《醉翁谈录》作有《粉盒儿》(宋元戏文有《王月英月下留鞋》,元杂剧有《王元英月下留鞋记》,均同),同样记述的是元宵夜为背景的男女情事。辽代契丹族、金代女真族甚至都有在正月十六日“纵偷”之俗,南宋洪皓《松漠纪闻》云:“金国治盗甚严,……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自契丹以来皆然,今燕亦如此。”<sup>[2]</sup>足见元宵夜所饰演的定情幽会角色。

描写儿女幽会定情之事甚至成了“三言二拍”中元宵题材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从阮三郎和陈玉兰,到张生与霍员外之妾,再到张舜美与刘素香,无一不属于此类情况。虽然在具体的情节上各有差异,但元宵节所承担的这种幽会定情功能却是相同的。正是因为元宵之夜的观灯,才有了张生拾到红绡帕子而成就姻缘的故事,才有了张舜美与刘素香的邂逅并定情私奔等一系列故事。正是因为元宵之夜的狂欢,才有了阮三郎的笙箫弹唱,才有了玉兰的春心萌动。霍员外之妾很精明地利用元宵节观灯的机会遗下红绡帕子,又以来年元宵相约,并精明地利用鸳鸯灯作为相会之表记。刘素香也是利用元宵节父母兄嫂赴舅舅家观灯的机会,完成了与张舜美的幽会。对于人们来说,他们的元宵节无疑比平常人更多了份期待和兴奋。

### 第三,不法分子浑水摸鱼的丑陋。

元宵节不仅仅存在着繁华与欢乐,在喧闹的背后也存在些许的混乱,甚至还会酿成悲剧。上面引到洪皓的《松漠纪闻》中其实已经透露出了这种端倪。而这种元宵节的混乱情形,在其他小说笔记的记载中,同样也不是遗笔绝响。《水浒传》的“李逵元夜闹东京”,对于梁山好汉来说,这无疑是大出风头的一件事情,但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这却是一场灾难。《红楼梦》中甄士隐的女儿英莲也是在上元之夜被人拐走。说唱本《花关索传》中花关索也是这天丢失的。只是前者以悲剧的形式出现,而后者以戏剧的方式作结而已。在《二刻拍案惊奇》卷五之《襄敏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中也同样提到了此类事

件。“元来那晚这个贼人,有名的叫做‘雕儿手’。一起有十来个,专一趁着闹热时节,人丛里做那不本分的勾当。”他们利用游人拥挤之机,行尽不法勾当,收获颇丰。“各出所获之物,如簪钗、金宝、珠玉、貂鼠暖耳、狐尾护颈之类,无所不有”。他们开心狂欢的背后一定伴随着很多人的哭泣。而这些人并不完全只限于偷盗之事,他们利用了真珠姬心急观灯之心,奸骗并拐卖了她,正如同开封府尹的判词所述,群盗元夕所为,止于肱筐,居恒所犯,尽属椎埋。完全可以想见,假使南该没有此类聪明才智,最后的命运肯定也是被拐卖出去。根据作品中养娘的话也可知道那些不法之人的罪行,“闻得歹人拐人家小厮去,有擦瞎眼的,有斫掉脚的,千方百计摆布坏了,装做叫化的化钱。”而通过文中公人的话语我们也完全可以想见当时之情形:“元宵夜趁着热闹做歹事的,不止一人。失事的也不止一家。”为什么这种现象屡次发生并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呢!首先是浑水摸鱼,趁着节日气氛容易得手;其次与做公的懈怠不无关系。此篇中写道:“所以这两项人(做贼的与做公的)每每私自相通,时常要些孝顺,叫做‘打业钱’。若是捉破了贼,不是甚要紧公事,得些利市,便放松了。”如果此次不是“钦限要人”,结果必然完全两样。正是因为公差的敷衍塞责,甚至是同流合污,才导致这些贼人气焰嚣张,

乃是积年累岁,遇着节令盛时,即便四出剽窃,以及平时略贩子女,伤害性命,罪状山积,难以枚举,从不败露。岂知今年……惊动天听,以致有此。

简单几句话,其实完全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某些积弊,也揭示了混乱的根源。

### 二、元宵语境下的叙事意义

所谓语境,指的是语言运用过程各种主客观环境因素,包括语体、用词惯例、上下文、身份修养、思想观念、创作动机乃至整个社会历史背景等,简单地说,也就是“叙事作品赖以完成的全部规定。”<sup>[3]</sup>语境对于文学作品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其特殊时间所赋予的特殊涵义甚至能对作品起决定性的作用。在“三言二拍”几篇作品中,元宵节的作用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 (一)推动情节发展

元宵节背景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或大或小。《醒世恒言》之《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没有特意对元宵节盛况的描述,但作品中提到:“头至次年正月十五日。当日朱真对着娘说:‘我每年只听得鳌山好看,不曾去看。今日去看则个。’”正是因为盗墓者朱真去看灯,而他的住所又恰巧在那天晚上着火,使得周胜仙能够逃出藩篱,并推使故事情节继续向前发展。看似不经意的一笔,但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如果以其他构思来完成此处情节的推进,也完全是可能的。但在有些作品中,元宵节的背

景是情节得以发生进行的必备条件,缺乏了这个条件,很多情节的进展上就缺乏逻辑性和合理性。譬如《喻世明言》之《张舜美元宵得丽女》。

上文提到,此作品入话的本事流传很广。但冯梦龙对此故事也做了一定的加工改造。如把《醉翁谈录》中显得品行低下的张生改造成了一个痴情儿,把本事中李氏娘丈夫的身份从节度使改成富室。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前后的流变中,一些关键因素始终没有发生变化。而这些关键因素主要集中在和元宵节相关的情境上。如张生观灯、女子观灯遗红绡香囊,且以来年元宵相约,标记是鸳鸯灯。脱离元宵节,故事无法展开。作者充分认识到元宵节背景的重要性,也全力加以运用。一开头,作者就用“一个狂荡的小秀才,遇到一位波俏的女子,因灯夜游玩,惹出一场奇奇怪怪的事来”作为引语,别小看此话。张舜美是越州人,而女子为杭州人,在古代特殊的时代里,此二人本不可能有相遇的机会。即便是张舜美偶因乡试来杭州,而如果女子“养在深闺”,那么他们见面的几率也相当细微。而恰恰是因为元宵,而又恰好是游赏观灯这种元宵节的固定节目才给了他们相遇的机会。我们无法忽略作品赋予的男女二人的性格特征,但如果不在特殊的环境中,这种秉性也无从发挥作用。

元宵节不仅只在促使故事发生了重要作用,在故事的展开上同样作用巨大。张舜美与女子相遇,且相互间产生了好感,存在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但如果不是连续的出门游玩机会,如果不是女子父母兄嫂都赶赴干舅家灯会,那这种幽会也只是一理论上的成立。作者借助元宵节特殊的环境,一环扣一环,“第二天,又去同一地点等待,果见女子,进广福寺进香,遗下一个同心方胜儿。并指出“高挂彩鸾灯,正是儿家庭户”。而“明日父母兄嫂赶江干舅家灯会,十七日方归。止女子与丫鬟在家。”接着这样的条件,最终二人得以实现幽会的目的。这里有几个必要条件:观灯必须持续几天,才有进一步接触的可能;借助“彩鸾灯”,才能找到幽会场所;因为父母兄嫂都去干舅家观灯,才给了他们的幽会留下了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换言之,缺了任何一项,这个故事情节就无从展开。元宵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接下来的情节进展同样离不开元宵节,前文提到元宵观灯夜,“不觉又到众安桥,桥上做卖做买,东来西去的,挨挤不过。”繁华景象洋溢其中。这也为后来小姐的走失做好了足够的铺垫。正是因为小姐女扮男装,而小脚穿大鞋,加上“城中人要出城,城外人又要进城”,使得二人走失离散。至此,元宵节在情节推进中扮演的作用基本结束,而故事的主体情节到此结束。

在此作品中,元宵节不仅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而且对情绪的渲染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张舜美与女子失散

后,“光阴荏苒,又逢着上元灯夕”。这引发了主人公强烈的“物是人非”之感。作品用欧阳修的《生查子》词完成了对情绪的描绘:“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在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感情真挚,委婉动人。

元宵节同样的作用也表现在其他作品中,如《喻世明言》之《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在记载本事的《夷坚支》景卷第三《西湖庵尼》中,其实并未有特定的时间,但在后来的演变中,无论是《金瓶梅词话》、《情史》、《喻世明言》,还是以后的《西湖二集》中,都明确地把时间规定在元宵节,正是很好地利用这种语境展开故事,才使得情节的进展合情合理。

## (二)作为塑造人物的背景

《拍案惊奇》之《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中,元宵节只是作为宣扬道人叶法善本领之高强奇妙的一种背景语。但同样也能使我们从了解到即便是远在唐代、即便是偏在西域地区,元宵节也是如此地繁华。进而我们能充分理解开元盛世承平日久,百姓安乐的时代风貌,也能管中窥豹地得知唐代元宵节的气象。

其实这种背景功能体现得最明显的还是在《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中。作品实际上描写了两年的元宵景象,但却传递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氛围。前者为悲剧,因为真珠姬的贪玩,装饰的引人注目,再加上这些“雕儿手”的胆大包天。使得原本涂满喜庆色彩的故事蒙上了一层悲剧的氛围。假使这种故事发生在其他白话小说中,假使这个主人公换成了一个宁折不弯、刚烈异常的女子,不免会出现血溅古庙的情形。即便此篇没有这样处理,但伴随真珠姬的,恐怕也只有对于元宵节的恐惧与失身导致的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当然,这个故事的主体是借助真珠姬在群盗面前的无可奈何而反衬南陔的奇异,因而这种悲剧的色彩才被冲淡在南陔智勇异常的惊叹和捕获这些不法之人的喜悦中。

这个故事中,元宵节的喧闹都成了衬托五岁小孩南陔机智聪颖的背景。神宗时代的元宵节,丝毫不比徽宗朝逊色,甚至在作品中已然成了王道乐土的代名词,万民乐业,四境无侵。王吉肩扛着南陔来宣德门看灯,“楼上设着鳌山,灯火灿烂,香烟馥郁,奏动御乐,箫鼓喧阗。楼下施呈百戏,供奉御览。看的真是人山人海,挤得缝地都没有了。”在这种背景下,故事由此拉开。因为王吉的疏忽,连南陔被别人抱走都毫无察觉。正是由于人太多太拥挤,所以众多家人无从寻找南陔;正是因为元宵夜经常发生拐骗儿童之事,才导致夫人、养娘等家人非常担忧南陔的处境。同样也正是因为元宵夜官员入值,南陔才有了从容脱险的机会。而后来插叙真珠姬的故事,也完全是为了对比二人在同样的元宵背景下不同的举措,进而烘托出南陔的精明机智。元宵节的故事场景当然也推动

了情节的进展,但更重要的是突出了南陔的形象,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

### (三)作为氛围渲染的背景

冯梦龙刻意把《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的背景安排在万众同欢的元宵节,这是有其深层次意味的。以乐景衬哀情,本就是文学作品中常用的表现技巧。本篇把此特点运用得淋漓尽致。“今日说一个官人,从来只在东京看这元宵;谁知时移事变,流寓在燕山看元宵。”杨思温因为靖康年间流寓在此,故而一直不能回到东京,此类人并不是他一个。“一轮明月婵娟照,半是京华流寓人”,在看似平实的语言中却流露出了无限的感喟。而篇中此类情绪的诗词作品也多半流露出寄寓他乡时的感伤及对往昔盛世的喟叹。“荏苒又经年,暗想南园,与民同乐午门前。僧院犹存宣政字,不见鳌山。”物是人非,感情沉痛压抑。我们应该注意到,两次征引到的康伯可《瑞鹤仙》词作中“喜皇都、旧日风光,太平再见。”在抑现抑隐的意境里,我们都能体味“靖康之耻”留下的阴影和创伤。虽然这种描写中未必有多少反思的色彩存在,但却直观地让人动容,也发人深思。“往事只堪成追忆”,让人唏嘘感叹。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就是在这种今昔氛围的强烈对比中完成故事构思的。没有刀光剑影,见不到血肉四溅,但却让读者整体的思维都沉浸在一种莫名的哀伤之中。在郑意娘是人是鬼的判断中,在似真又似假的死因探究中,我们还能从主人公哀怨的语句中心存余悸地回味那个天崩地坼的年代。作为往昔盛世意象的东京、鳌山、樊楼屡次出现在文中,为的也是传递出那种强烈的昔盛今衰的对比效果。韩国夫人率领众女子喝酒欢乐是虚,而

荒草萋萋的败落花园才是她们真实的生活场景。让人无法不产生凄凉之感。上文已经提及到,宋代元宵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徽宗朝,除了有此期确为元宵之极盛期外,也是为了便于抒发这种盛衰对比所产生的情感意味。

### 三、结语

元宵节特殊的风俗习惯和秉承的文化气息,使得各个时代的小说作家们对其大加青睐,以元宵节为故事展开重要背景的作品,在古代小说中比比皆是。如《金瓶梅》中前后四次提到了元宵节,并在不同的章节中承担不同的气氛营造任务;《红楼梦》也多次提到元宵节,并利用此特定情境服务于作者独特的写作目的;《禅真逸史》第五回也有大段文字绘写元宵之景,并在情节的推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它如《三国演义》等作品中也都先后在作品中提及元宵节,而在短篇白话小说中,《西湖二集》之二十八种叙述了《闲云庵阮三偿冤债》的入话,第十二卷《吹凤箫女诱东墙》则完全是围绕着元宵节的语境展开故事情节的。文言小说中同样也多次借助元宵节所提供的特殊语境而展开故事情节,如《聊斋志异》中的《婴宁》篇,如《阅微草堂笔记》卷二之“盗玉杀人”等。

如前所述,时间及语境在小说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小说俗文学的特点也决定了它必然和民间风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学者论述道:“作家创作思维的导向暗受民俗心理的影响……它潜移默化地规范和影响着作家的艺术思维航向。”<sup>[4]</sup>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作为民间重要节日的元宵、端午、清明、中秋等必然在小说中都会得到很详细的体现,考察此类节日,必然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找到一个观照小说的窗口。

## A Glimpse of the Lantern Festival in “San-Yan and Er-Pai”

ZHANG Hong-bo

(Department of Chines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Lantern festival is a traditional festival, with a strong entertainment. Plays with the lanterns are the main programs, and these programs started for the fictional significance. “San Yan” as members of the public character of a strong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typically reflects the background of the Royal Meteorological Lantern Festival and Marketplace scenes, the novel mainly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Lantern Festival: First, men and women the theme of love tryst; second, lining grief happy scene, revealing the thinking when the world; third, under the chaotic carnival. In addition to these themes, the novel shows us different time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Lantern Festival culture.

**Key words:** Lantern festival; “San-Yan and Er-Pai”; love; crime